

□刘成(重庆)

老康的爸妈——康叔和陈姨，他们回北京已有一段时间了。

自从老康在北京定居，康叔和陈姨退休之后的生活就像候鸟一样，在京渝两地不厌其烦地来回往返。“疫情”之前的那些年，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在四月出发去北京，然后在次年的十月回来。这个去来的时间在许多年里似乎成了定律，而我也习惯了一年又一年迎送他们。有年临去北京前一天，康叔打电话让我去他家，去后他递给我一桶油和一袋米，还硬塞了两提抽纸，让我拿回家用。又有一年临行前，陈姨把他们家的房子钥匙交给我，说他们不在的时候，让我抽空去看看，顺便给花浇浇水。

2019年春节前夕“疫情”暴发，蔓延到4月底小城的人们才能自由出行。解封当天我托人买了一些口罩，骑车穿过半个城市，给康叔他们送去。

那年秋天他们才动身去北京，因为“疫情”的反复，直到2022年初夏才又说准备回来。听老康电话里说，这中间康叔住了一回院，身体大不如从前。

康叔和陈姨到家的前一天，我们去把他们空置了许久的房子清理了一遍，在冰箱里放了一些吃食。第二天下班才又去他们家看望，买水果时挑了些平时不常买的车厘子。

康叔家的客厅没有开主灯，有些暗。看着坐在对面矮凳上的康叔，感觉他清瘦了许多，说话也不像从前那样中气十足。一旁的陈姨，把一只削好皮的梨递到康叔手里，并提醒他少说话。

为了给他们接风，我们去外面饭店吃了一顿饭。上楼时康叔爬两步楼梯就不自觉地扶住身旁的栏杆，陈姨想要上前搀扶，康叔甩手不让。饭后回家我要帮他们打车，两位老人连连摆手，直说不用，走两步就是公交车站，有直达车到他们小区门口，说完朝我挥挥手，就相携着朝公交站台方向走去。那天虽有太阳，风却很大，吹得我有些睁不开眼。

又过了两天，老康来电话说，康叔去医院做常规体检，情况不是很好，打算马上回京做进一步确诊和治疗，让我过去看看。

车票定在3天后。我去时，康叔正跟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坐着聊天，一切看不出丝毫变化。陈姨把我叫进里屋，强忍着眼泪，声音打颤地说了康叔的检查结果。接着她压低声音呜咽着说，我和你康叔过了一辈子，从没有分开过……我默默听着，想



说些安慰的话，却无法开口。

第二天，我陪他们去办些事情。康叔说要去他常去的那家理发店再理个发，于是中途下了车。我和陈姨办完事在约好的地方去找康叔，远远看见他一个人坐在树下的石墩上，脸上阳光和煦，跟从前一样，只是身体有些佝偻。

后来康叔和陈姨来到我店里，我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。照片上的康叔两鬓花白，眼睛依然有神，但脸看起来越发消瘦。我把照片发给远在北京的老康，老康后来说看到照片的那一刻，忍不住想哭。

康叔和陈姨走的那天，我去送他们，这一次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拒绝。出门时康叔边换拖鞋边说，这次回来，都没待几天。

我故作轻松地说，下次回来住久一些就是了。

也不晓得还有没有下一回。康叔说完自己都笑了。我也跟着笑着说，怎么可能呢？

原本想陪他们在候车厅等到车来，再把他们送上车，不料工作人员将送行的人拦在了候车厅大门外。我只得将行李越过门栏，想把它放在康叔跟前。这时门栏开了，我跨进去，放下行李箱，陈姨一把握住我的手，我也紧握着她的手，另一只手拉着康叔的手，我们三人似有千言万语。当我跟康叔拥抱的时候，那些山河岁月汹涌而来，想起从前他们对我的那些好，感觉自己多日来压抑的情绪还是无法排解，那一刻湿了眼眶。我强忍住眼泪不想让两位老人看到，于是放开双手，没说一句话就匆匆转身离开。

我想我的眼泪不是离愁别绪，我不至

于矫情至此。只是暮年之际的分别，咫尺又天涯，不晓得那一别就成了永远。

陈姨在他们上车和到站时都分别给我发了信息，叫我不必担心。

几天后，陈姨来电话让我去她的单位帮她代领一下入党50周年纪念章。当我虔诚地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纪念章时，感觉手里沉甸甸的。打开盒子看到，正红与闪金的配色，我先是眼前一亮，紧接着有些热血沸腾。

本来陈姨说纪念章取回来先放我这儿，不料第二天老康又打来电话，让我把陈姨那枚纪念章帮忙寄去北京。他说，他爸想在“七一”那天，和他妈都戴着各自的纪念章，拍个合影。

老康后来在电话里告诉我：“七一”那天两位老人一大早就起床，梳洗完毕。他们为对方仔细佩戴好纪念章，又照了好一会儿镜子，才放心让老康给他们拍照。看着镜头前相亲相爱的父母相互依偎着，老康忘了他爸是正在经受化疗折磨的病人。

老康说，那天早上那两枚纪念章在他父母胸前熠熠生辉，成了他们朴素衣着上的唯一装饰，那上面盛载着他们一生的荣光。

听着老康的讲述，我不禁泪目。

整整50年，从青丝到白头，康叔和陈姨这两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，对自己年轻时选择的信仰，就像对待爱人的情感，真诚而持久。

老康最后说，那一天他突然想成为父母那样的人。

平生一故，至此终年。

## 舌上春天

□万艳(四川)

猪肉剁烂和荠菜为馅包成饺子；清明节揉和糯米面包成青团；折耳根拌上大蒜、酱油、香油、醋、糖是开胃小凉菜；春笋焯水挤干与腊肉合炒是下饭的佳肴……奶奶心中有本中华食谱大全。

其实，“食春”抑或“嚼春”，古今有之。

《诗经》里，写归边之苦的“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曰归曰归，岁亦莫止”；写相思之苦的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”。托物起兴，那“物”都是野菜。薇，是生在地里的野豌豆；苕菜，是长在池边的水荷叶。那时，人类还未真正进入农耕社会，一切供给都从大自然中索取，野菜，当之无愧成为祖先口中的食物，心中的吟唱。

一眨再眨，有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、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”之称的刘禹锡是否喜欢吃豌豆不知道，但他一定喜野菜。“何处深春好，春深小隐家。芟庭留野菜，撼树去狂花。醉酒一千日，贮书三十车……”有野菜、有春花、有醉酒、有贮书，便是人生好时节。

黄庭坚有诗：“竹笋初生黄犊角，蕨芽已作小儿拳。试寻野菜炊春饭，便是江南二月

天。”竹笋已露出黄牛的犄角，蕨芽已冒出小儿的拳头，抓紧时间，寻找当季的野菜烹饪美味的春饭，这便是美好的江南二月天啊！

还有杨万里的“蕨手犹拳已箸长，菊苗初甲可羹尝。山村富贵无人享，一路春风野菜香”。当黄庭坚的蕨如小儿的拳头，杨万里的蕨已长箸长，文人们口里争相品食，诗里争相吟诵。春天，是美食的盛宴，更是诗歌的擂台。

现代作家周作人、汪曾祺的《故乡的野菜》、张洁的《挖荠菜》等，都在文字里大费周章地描摹、详尽细碎地叙述。春之原野上，他们与一株荠菜，一朵黄花，一枝紫云英……的故事。那些陈年旧事，如野菜般清苦和朴素，更如野菜般与贫瘠、寒暑抗争，彰显生命的坚韧和蓬勃。

诗人、作家优美文字里的野菜，在字里行间葳蕤生长，在唇齿间回味留香，是灾年荒岁的施舍，是食物匮乏年代的补给，是物阜年丰日子的佐味。吃的是乡野之气、节气时令、青山绿水，更是情怀和思念。

人间三月，新雨后，绿芜初发，青满畦径，草香拂拂，野菜叶叶。呼朋唤友，提篮挎篮，南山北坡，走，我们采野菜去。

都市慢生活

星期五

2024年3月15日

□主编：郝 勇  
□编辑：王 珂  
□责编：李 欣

生  
活

3213456266@qq.com

08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  
尽在南门口